H. H. MU CHINESE LIBRARY

明文奇賞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劉 基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劒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
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
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
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及燕趙南交北

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入朝稱臣拜伏
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
奏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
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
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
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
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
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
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
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

引詩將兩項敘功一捲收盡又以漢謠証之的是當代作手

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眞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

雅似柳平淮夷文而氣過之

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薄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并序

以射致誠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爾

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
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毋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
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
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氣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
不搖百禮既洽于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
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

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
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
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
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
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
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

古雅深秀無一槎枒之氣

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賮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
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
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
懷降允恊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
臣作詩以繼大雅

謝　恩表

魚水之逢想見此篇勞而不伐古之人也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眞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
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
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
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
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

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　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
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
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
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
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識所不識
謂之眞識

序

鄭士亨東游集序　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

火難爲杭
火善出脫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何耶予旣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于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

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蓊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

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羣搆而排去之獄訟與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吏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决者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

此同寅交更密

覆旨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歛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鳥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

不多聞則直諒必有差謬矣

枏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誕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抗三年而得江西

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彦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鋭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勖于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别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于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

序牡丹絕去穠麗故佳

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旣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旣洽主人奉花以請曰玆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圖坐皆文章太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

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諠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鬬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

以枉縱恣之門抑堪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濵滓捷如擭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莖靈龜之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蔽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

將出以問
世大約如
是

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鸎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

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掞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

大得詩意盡在个中

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詩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苴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苴木石也耶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

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詩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覩其詩則[illegible]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慾項君亦

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予游會稽竟月不能去雖台雁奇絕未易舍此

記

遊雲門記

劉基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憯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游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于所聞于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

游戲

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

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劒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蝌大如錢有小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旣愛玆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漑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

吾儕浙人可隨雲來去

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凉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鵞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

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覧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磵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盍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祖孝慰子孫法快論

棣蕚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

且卒遺命無忝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鬬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

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啟其心廸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反說出江湖之魚不樂大奇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啟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甓石爲小池

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

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旣習而處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罾網如雲鮫人蛋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鶩鷺成羣利觜長喙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鮞登于庖廚鯫鱻殈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蟁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買性之市隱齋記

不隱居則志亦求不出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靚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

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于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尃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嶔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慾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

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隣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

菁谷之苦

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櫝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illegible]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徃來故遂擇其窊而

室焉携童兒數人啟隕鏵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英實問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多此

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闇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說

天說下　　劉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嘘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抅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

有人做不出者天爲一出頭是天做有天做不出者人爲一出頭亦是天做

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萊窩說并序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毎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 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睞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夷

旣壞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蘗場是蓋比
如束鍼錟若欑鎗蛇蝪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
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
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
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墼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蟦蝎
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鼫鼠爲主客乎明出門不
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蹌右趨
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
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薁鬱
桼杏周漆柹梡柰楔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縝有瑟桂

舒態

椒萸檓吐芳馡馝木瓜榅桲藷䕩葛芴叢蕞蔓轇轕彼拏
此茁或庯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
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
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
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令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
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慺東門子賧聽
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怍立而言曰公有
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
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令將以五畝為宅矣則
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

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暵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釆也君子之所釆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釆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徃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牸二鎡其棘蕪芟去奥薉援其荄杜阜翳韡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

慈穉舉肥根莖實蕢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欐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賾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賾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賾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

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循
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
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
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强也
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
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于
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
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
微矣故植之以薇薇骨瘍也骨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
蔓蔓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

失其餋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愼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菶菶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盧窩也不足

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解

夏后氏之郊

劉　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

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隷人敬請於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梟聲依之任土作

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于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　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雹爍目豪民猾吏寃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頸若槁蘖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長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乃筆之

一句出脫高手

訟不可繁亦不可簡

眞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令詬去則轉以誚告撫

惡多此一段辨而文故佳

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畫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爲鬬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

之說其亦巧于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哀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

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説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幷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三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吏十分有善醫者以吏爲醫何不可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子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

予過越中嘆曰郡國生祠多坑廁少東越坑廁多生祠少讀此幾悔失言

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紹興府達曾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于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厥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賛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
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
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
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
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詠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
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
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
公卿大夫之耳可牘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
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子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
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

爲軍像坐
祖與一幸
門首子爲
不平久之

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澳緇衣之後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連珠

擬連珠　劉基

葢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葢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韈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狰人之國若氄之薾見棄於躶體之邦

葢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諠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葢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于老馬是以家有老
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訶獨風紀
乃知其薪
猶近古

郁離子

千里馬　　劉基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

後世擁雄邊鉅藩如現大奈何

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

誤認手足爲爪甲者多矣

今之食客乃以梟養梟又非此類

膚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

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尨為中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

輿及濟河以北若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廄二廄之士不相能內廄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廄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廄旣而與盜遇外廄先盜北內廄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廄先奔外廄視而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

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子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裘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悒悒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

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恍而嗟擷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顏靨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則怏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嶔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頴而且栗喜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觖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

禾猶愈急而殺之乎

是非禾之迈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為虎巳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岣嶁之沙禺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寳龜鑿無間之珣玗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巳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豢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予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晞之曰天有風主爲予汝乎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

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没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愼也信哉

晉靈公好狗築狗圏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

爲得快

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餼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譝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蠧蠱食木木盡則蠱亦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蒽蒽然復來忘其抶矣今瑕君狗也

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栒櫞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來掌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楫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謟越國之人無巳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巳以來多謏謂人莫

…而後用
…而後擇
…懸今古
辭繁亦新

若已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僨其事者
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
湖而出三江追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
且曰使斯人弗試而弃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
能直之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
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
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
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瑴文錦十純命賈
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

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瑾戶其王使覗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嚌而殺之令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遨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

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螇[虫鹿]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殺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我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

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罾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用罟所及鎩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迋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迋非神迋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惠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君蒲遂爲希有事

天地之盜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詔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檝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于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我固有之矣而焉用於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

海鳧亦名
言

其課是剢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誳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剢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霸諸侯

省敵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將 小非必自 有耳目者 兵危道也

無支祁與河伯鬬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鱓鰐鮫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鼂屓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鰐鮫莫不尾劒卩鏊鱗鋒鬣鍔掉首擢山揵鬐倒淵而豈鼂屓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鼂屓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

業不成成
成否半皆
由也

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贔屓爲足以當之贔屓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脇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贔屓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决也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貿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

齊雖無及
若人猶以
悔生否則
[illegible]子皮壽

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于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煑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如其言取漆葉煑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用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

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覩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旣而商於汝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争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争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舩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姑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

治天下者要定主意主意一定雖天不能便之變此大手也

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潦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

春申君恐不足癭乎

夫而食者君殺之兆

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牧猳

夷門之癭人頭沒于胛而癭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癭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癭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癭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巳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鰷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

不其餧而

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食之者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公孫無人

失意不可鳴得意亦不可鳴故曰鳴豫凶

岐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𤞊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爲鳩也虺然而鷹鳴焉羣鳥皆翕翁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闚之見其爪

鳥獸皆登
淵鱗只爭
有用

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爲鳩則旣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騶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鶏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

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鱉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悳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鬭河濟洸泗同濫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廪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

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猨○力本無背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于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榘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

我則鳴鳥不聞其避不祥邪

之事者非圖餔餟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于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覇盼子之力也

蛇蝎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鳥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

盜能用道
而人無術

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盜孼以如芉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

不若盜矣

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麋虎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蚑蛃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

辟然有恥亦難

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虜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覬敢靳乎北鄙之猺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胔于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

爵賞輕而豪傑辱

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趙人之得爵飲重于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于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明文奇賞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應制古詩

河清頌有序　　解縉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

清實啟聖之徵

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

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爲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
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
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
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彩間日迭
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滉如金鎔如鉛如汞如
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
縐輕幕水上如犂雲隱空已廼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
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

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荇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泧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氍瑜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彩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錬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為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麥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遇白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

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皆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閲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廼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旣審同異　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兹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眞蠟拂林覽邦緬甸波勒

天啟元年黃河清觀學士頌語日稱天啟聖明非爲之兆歟

迤北兀良哈女眞野人西番哈梅朶耳烏思尼巴天竺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迍河清獻瑞旣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陲接踵如何

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
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
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
雪九河駿奔濺目沃鐵闢石廻瀧盤東地底龍門天開
弦激蝟起衝奔九地威電丞影聲喧怒雷淖汩沸鼎經
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
於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祥粵古是常昭茲大
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霞流倏陽忽陰乍闢乍收

其騰氤氳其下繽繽其旁囷囷其隙紘紘海市青紅仙神艶淑馭鳳驂麟朝瞰若木轉眄一空伏波凝席沇沙躍金璧壤薦璧鷺鷗鵁鶄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尾星垂芒耀月影夾鏡倒浸廻光動植交映旣白旣玄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彩流形事有絶世久而後應物有絶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于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旣塞不游不驚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石兖導九河轉輸濟漯浮于積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滓曷勝舟載盈變

忠愛至直

謙流特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
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
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
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 有序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
德誠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

暹羅東南若流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
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里車西
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聞夕
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詞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悦發見于外
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歡欣倣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歡天
下抃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
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
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兹嘉會

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
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玁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
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
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爲義
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獒之訓虞庭干羽
既舞伯益陳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

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爲作
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
寓規諫皆臣子攄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效順限山沮海風
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踆陜航涉濤瀧洹寒
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龎鬆髮焦赤睒瞤深
黃猩唇猳豚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
搖曳縈纏鞮鞻殊音侏離禽言咿嗢重譯舍館授粲窮
物式陳兼金玉瓚齒革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
茲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
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
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產躭玩惑心
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愼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梟
鹿所嘉詎若得賢照于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
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
師

御書贊 有序

國初人品文字皆重篤實

右丹書義字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御書令吏部尚書詹事府詹事臣蹇義爲中書舍人時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賜名也十有八年於此矣義初
名鎔洪武乙卯進士甲科
孝陵親擢爲侍從掌外制時最重兩制官非有文章學
行親結
上知不能得而得任者亦皆合時譽義賜名後以憂去
乘傳歸蜀臣縉以戊辰進士承乏詞垣兼知制誥親聞
上語稱其篤實明年起復同官出示此卷俾識其下方

辭讓而受 命爲御史監察本貫江西未暇也又明年侍父南歸縉之父載朝于 京師許爲之頌以勸亦不果但歸而語縉曰

聖天子知人之明事必傳於世宜有贊揚之以爲天下訓也縉嘗念之不敢忘玆蒙 恩俱屬東宮又同官也義因復出此卷驚喜感泣不知所云尚惟

君父之遺言嘉以朋友之同志仰瞻 奎璧之照臨益竦寸心之惕勵繼自今而臣縉臣義之心敢有一頃刻一毫髮之非義乎他日史臣書之可使之得無間然之義乎贊曰

神明載典開天應期經高緯厚翊讚書詩謨明訓彰汪
注百川宣玉詘金要約一言天尊地卑非義不定人靈
物生非義不成仁愛之施非義則墨禮貴至中非義則
戎知有變通非義則譎忠信非義尾白奇拙惟義在心
理之中正萬物是制萬事是宜財成輔相左右範圍造
化非宜聖人制之尺度權衡是有是特勿長以欲勿短
以私勿以好惡勿以惡低勿高下手與人推移剛毅有
執金石匪堅紅光貫日劍氣徹天人惟愛生有重於生
人惟惡死有重於死惟義之歸俯仰無愧惟義之全生
順死安於穆

高皇天作君師殊音鼓舞庶草蕃滋矧茲近臣日穀月軌朝漸夕摩淪肌浹髓丹書煌煌施于天光天光霄晦丹書不昧耿若河漢五緯昭迴夜光明月珙璧瓊瑰不昱于畫賈禍長奢豈若丹書戒謹夙夜稽于古人豈無烏號豈無天球豈無赤刀豈若大訓惟德惟義豈若帝訓無偏無陂豈若丹書致戒怠欲

高皇師善惟日不足

今皇繼統圖任舊人凡昔簪履旣秉衡鈞孜孜贊贊戰戰兢兢思思思義遍告在庭

嘉禾頌 有序

今上元年無錫縣有此瑞士大夫多見之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
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
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皇帝遣使來進羣臣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
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
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
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

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
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
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
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
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
人歆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
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風流遺韻之傳若詩書所
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與景星慶雲

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况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藎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衮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懽呼傳頌聲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凜不矜作詩致戒尤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　聖情亦知　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

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 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墻羹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寒暑愆咨憐獨煢秖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怵且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 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璋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映摹本裝以龍鸞紋頒錫羣臣荷 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奠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白象 有序

粤稽成周象輅之飾以象禮大夫之笏用象詩稱象揥禹貢言齒革則象之爲中國服用久矣交阯諸國即唐虞以來南交之地五服五長之所疆理以象爲貢豈古昔之常制也恭惟我

聖明受天明命全復唐虞成周之地迨南交順附而馴象蕃息於輦轂之下者四十餘年矣邇者交人作亂

聖天子命將征之師行未逾時而白象來獻臣按昔周獲白魚而勝殷漢得白麟而定西域唐得白龜而平淮蔡白象之獻安南克平之先兆也若彼漢晉魏唐宋九

眞林邑陀羅文犀之獻以爲異者以求而得之又皆無其應豈可與今日之盛相挈而擬倫哉臣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聖人垂衣朝大清四方萬國皆來庭考圖按籍一疆理田賦貢錯稽諸經占城交阯古荒服漢唐列郡猶連城自從宋季歷當否淪入異境誰能懲蠢蠢小醜作威虐清問赤子行天兵感茲白象來入貢執訊獲醜斯吉徵維南巨獸有馴性視聽四體多震驚肉豐味異鼻拾芬齒貝側理雷紋縈時來變化比頳玉隱約有似坡龍鱗智能拒害恩報謝駕車服戟由性靈傳聞西竺多此物

治平之世來南濵黃金羅轡舷晴雪琉璃絡索分水晶
月光夜寒催立仗露珠下滴搖光星天河浴出雲浪湧
玉山迤逦空中行楊花煖風吹不起白雨一洗堆銀屏
乃知和氣有充塞地不愛寶呈華英中朝賢俊出濟濟
澤及鳥獸通幽冥雞鳴犬吠桑柘累百穀披野雲藹蒸
聖情謙撝勤宵旰慮及八表多鰥煢
聖德萬歲白象顧但喜指明南交赤子被
聖德萬歲萬歲歌神明

瑞應歌辭有序

臣伏惟

序亦妙

序得不俗

奇觀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鈞陶顯幽
自受命降神淵潛濠梁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洽合
和應大來若所居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端簡致詞途中
遇疾有紫衣饋食丹師出淮則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
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雞籠山
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
五緯聚河淮流清龍馬來廷野蠶成繭草木孕生並帶
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臘雪應期五穀
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愼

始巍巍蕩蕩不可悉舉洪惟
聖天子達孝至仁纘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
同符益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
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盛而謙恭之詔屢戒
飭臣工者甚至尤與
太祖同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職
在太史謹備書其事業爲永樂歌詞二十有二篇薦之
郊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於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爲騶虞獻第一樹石孝陵求厥趺龍潭
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積下黃河清凡三十有二日

爲黃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爲醴泉湧第四有事于冶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爲慶雲垂第五甘露屢降鍾山冶城草木沾潤凝輝燦然爲甘露降第六山東野蠶成璽遺山谷作野蠶第七北京暨回縣嘉禾屢生作嘉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麥疊見作瑞麥秀第九禋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于正陽門入于宫城敕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叟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見迺知其神人也敕勿以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宫作青鸞第十三白鶴

祥集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
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兎下作白兎
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蘆上有文曰
太平或取以獻　上御之爲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
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
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日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
四夷來第二十四

河清

聖道成　聖世平銀漢明黃河之流至龍門迸落九土
千丈渾惟華勛暨

太祖三千年德施溥榮光幂河河獻圖五色照映氷玉
壼昔洪武今永樂襲休祥頌聲作河水經天横地洛騰
氤氳下繽繽旁囷囷隙紜紜海市青紅艷采雲織塵静
夾鏡空露沙石海涵通離婁下見馮夷宫三旬二日古
莫同　聖德至與天地比天地儲祥不敢秘瑞應神
明萬萬世

野蠶

聖治康垂衣裳敎養老重蠶桑野蠶成繭彌山岡金丸
玉果若林粧飛繅白如自雲粲五采凝朝驃望中都若
方春萬歲稽首歌陶鈞徃掇取去如雨斧遠揚載筐筥

手挽繅車心口語　聖皇儉德符堯禹禎祥應王道成
惟寬征帛縷盈萬歲萬歲歌太平

神人呼

神人呼自碧霄羽衣舉霓裳飄星冠霞珮金鳳翹神人
呼震天聲海甸騰山岳應萬姓歌舞懽都城神人舉疾
風雨隨流星滅飛羽倏爍神光照區宇宇咸懽謠靈徵
同軒堯萬歲山呼仰　聖朝

白鶴

皓鶴飛青天中辯海淮騄乘鸞車翠鳳旗皓鶴舞朝扶
桑暮玄圃弄影瑤池玉簫諧月玄精咏玉玦頂丹砂羽

白雪千秋萬歲見河清萬里翺翔狎雲月護瑤壇繞翠
邊行翩翩舞蹮蹮成羣下遶金爐煙靈芝銜出上朝天
壽域同躋萬萬年

開發聖后一段進實錄表罕見有此結構大文字也

表

進實錄表　解縉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等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繼志述事敢忘于紀載鼎彝有勒　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闓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爲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
三年已定於 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
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
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
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
遁荒禮遺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
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
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
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

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此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宇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衆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葢莫盛於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劉皆起於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

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
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
歸仁誕育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
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
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
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靖臣黃淮

臣曾日章臣胡儼臣鄒緝臣楊士奇臣金幼孜臣等纂
修慎選多士宴錫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紬閱於機暇
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
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
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
青天而瞻象緯尚奚聲於名言開玉府而見璠璵惟自
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
萬年之大訓謹譔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册謹伏
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

天仰
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上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能不感而泣下

上萬言封事疏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　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

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
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
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
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　國
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眞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
于塗炭　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
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

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旣皆遠
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功　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
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　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
時即　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
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　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
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
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
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

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 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

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
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察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
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
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
抄緝穢蕪畧無可采

何不爲之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　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舛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　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　太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

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
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
盛哉若夫　祀天宜復掃地之規　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　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　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
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
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閹尊　天子之貴不近
于刑人執戟　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
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
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榦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辟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止此類也　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墮

人君不以察爲明　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
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
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
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
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
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
流也豈眞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必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　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　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　上好誅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大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　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　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　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　是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

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　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右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　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拱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　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徵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
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　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
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
害
聖躬康寧　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
必興師以取寳爲名　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
某仙某神孚佑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寳論之潞王從
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
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寳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

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
者神仙釋老誕熳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
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
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
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
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
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
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
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稱辦以當役役重而民
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拆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廻避鄉

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樞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奉 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擧惟

陛下幸垂鑒焉

論韓國公寃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

下朝奏疏
辯公第一
解公奏疏
論韓國公
第一

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全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惑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半居要
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
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
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懷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
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
必隨之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　朝端
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枉究延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序

贈蕭觀復省兄　丁丑　　解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于民餘祉在其子孫至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郡乘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爲江西三瑞夫以瑞江西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兹非大蒐渥洼崑崙之玄圃歟宜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親而仰聞其風予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凛乎可敬而藹乎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

固有功于鄉邦而念其子孫溫厚詩人之遺

章奎畫照月瑩心溫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肝膽照應忠厚淪浹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況觀復之念先啟後兢兢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悠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爲吉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丞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去定基公纔十四耳寺嘗謂世有不言而化之師表有不道而進之學校吾鄉節行文章多出于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于前其功德蓋以遠矣而況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

章以孝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相頡頏凡爲故家賢者之後寧不忻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況其若觀復一門爲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持之重觀復之兄儀復仕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别于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于觀復之行但以念深持重勗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達情欵要如指掌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巨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其處軍

衛旣肅夷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迺罷行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荈茗爲上蕃夷人肥羶湩則羣聚穹廬中置金煑荈茗調以童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視酒醴反若荈茗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圖誌神禹之道河積石實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宋置積石軍固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擯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

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陜之茶於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于利而已習君寅賓新金之玉筍人初爲廣得弇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辯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故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兄高君焉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辛巳

宋序文者亦可少衰止

宋太史黄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游後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起雖敏修之材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　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日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于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于東坡而何敢望爲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將自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高仲仁敎瑞昌序

往不願爲人師亦不屑方逷眞隱

先外大父在翁高封州有弟曰觀翁博古善篆籒從封州官下獨屏一室澹如也封州仕有名宗族多依從學有寸長同列上下官慕封州轍爭舉辟爲屬爲教官甚衆觀翁不屑也後家居食貧賤或勸之出爲學者師曰禮聞來學竟以隱終予汝檝少從先太史公眞我學于縣齋遊學隆興益貧甚遇亂三十年無所居家君素嚴親客少傾狎幼時但見汝檝來家君未嘗不迎門驩笑也歐陽可遠素清踞嘗謂終元朝無一人得其意獨爲汝檝飲連日汝檝去轍不辭永豐劉倩玉春秋學專門學士大夫踵門請授恐不得獨求汝檝仲子得去教之

數年曰吾嘗以吾受師春秋學今老矣恐自我遂不得傳也今德也可吾無憾矣德字仲仁又貧似其父然酒後耳熱嘐嘐然論說古今作文章琅然自歌自喜了不知王公貴人在側也仲仁最善予友申之兄弟每與予坐頃之未嘗不慨然思吾仲仁也申之向又同在翰林暇日輒矯首南望曰東山何在安得見吾仲仁哉仲仁所居東山也仲仁得師友之愛如此有弟仲武最賢不幸早死伯兄仲智多才藝儒者仲仁事母孝而不幸貧且病日攻之仲仁尊君没後家貧病今二十年郡縣萬方辟之不起今

天子龍飛遂以瑞昌訓導之舉來試文章禁中對策直言慷慨殊不覺其貧病人也于是仲仁之貧守三世矣隱德亦三世矣瑞昌在廬山有濂溪周子之風世焉願無媿于濂溪以無負于三世無負乎師友也

北京重遊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燕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于滕費中牟絕長補短戞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

一段透處氣

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爲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邇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强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葢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瀰瀦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況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遯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 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于北京者

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葢嘗往來而不絕者也而予迺不能一遂其游觀之樂每侍聞天語退而稽諸簡册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時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今又將往焉其爲我訪灤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爲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熈一游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顛作爲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

聖天子作
興文與予節
書法猶
爲

希遇固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段先爲詩歌以俟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寶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名節以問臣縉時公使鮮未還也及還與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偕奉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書學荒落惟公在國初獲接諸老宿而翰林學士危公大朴侍制朔公儔皆嘗受學于文敏趙公也公皆及師事之而學士宋公景濂子仲璲仲珩饒君介之宋君克溫杜君叔循皆篤志于書公與之頡頏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

無以爲比者此衆人所知而
聖天子之所深賞歎者也于是屢書上進　上視其用
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縉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
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學文淵閣命君董成之
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造朝
其子閏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
也　京師士大夫皆爲詩歌送之而縉忝附絲蘿之契
未相與最久相知最深知天下之人知公之書者未必
知公之措置設施知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
見遠識達道造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葢國初公之𠈌爲

看得利達輕則人品已有五六分

忘心

刑部尚書風裁壓於朝著一時俊偉瓌傑之士仰尚書之高風慕公之令譽皆願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幹之門實朱呂道學正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區區利達為何事哉宜當時俊偉之士知之者已鮮矣及後寓于洪武時趙鐵峯熊雲西熊西宇諸公學問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祺辰傳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敬之緒以晚生識公于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見公之議論也退而問于伯機先生未嘗不洒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在史館同直文淵閣早夜切磨未嘗不自為之深慰也今公

憲爲恆適所遷古人隱者方爾據其隱以光矣

謝病而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宗族人鄉黨固甚適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爲悵嘆乎然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可坐而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别云

送王作昭府屬序

予廬陵作山水多文儒重世族故多朋游之盖有游賞之娱雖隱居終身而不厭也廬陵郡城南去不百餘里爲屬邑太和昔黄太史廷堅嘗爲令于此愛山水之奇勝作快閣以臨之將三百年來歸然獨存予嘗與客宴飲於斯買船遡流放歌傲睨而得王作昭氏世家甚近

其一門羣從又皆文雅喜與予游也作昭方讀書縣學中嘗私相語吾二人者雖終隱於茲不恨竊恐皆爲宦游所遷也未幾予果西遷積十餘年還　京師而作昭亦以明經領鄉薦又明年貢春官復相見歡甚已而連蹇困于小官作昭未嘗廢學侃侃自持其胸懷洒落則不異於在泰和之樂快閑之間者也遇今
上擢爲府屬佇之久屈之中起之久困之餘輔　親藩資啟沃共爲忠與孝也文章之流傳行義之宣著必致其君與東平河間媲美豈止爲鄒枚數子而已哉作昭勉焉庶幾朋游亦與有榮耀焉

嶺表先生纂表有不自于國與序可爲定論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瘴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于傲惰敢於鬬爭而易于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于猺獞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猺

猺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敎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寛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　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于中州以爲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

天下豈有難治之邑

讀之神游堯舜之世

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顧謹中詩集序　郎顧太常經筵進詩序

臣緡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俟

聖情尤喜爲詩歌　睿思英發　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妙造　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緡擬草

一詩僧不虚寘豈有棄材

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　上進財黜定數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鏘炳朗之作尤惡呻喑齟齬鄙陋以爲衰世之爲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僧宗泐者嘗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之作百餘篇

高皇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潤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爝火也蓋如泐者尤不足以當

聖意聖凡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　內廷獲覩

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篇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

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　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爲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嘘吸雷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葢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爲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爲狂爲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歎其不可得而見矣祿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

詩學亦有源流足見刻謹用心

簿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以才名爲數人所排毀

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爲蜀

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

如平生歡傾情論且以其詩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西游集後序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爲太平

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

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

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閑居之覽而非

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鬬靡徇外而爲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盧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鏡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文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

根不讀其文

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驕學驕之子又從師德機卽邵菴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爲歌行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萃樂吳先生以寧鄉先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幸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虛舟集序 丙戌

永樂初 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 大典之命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 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

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薄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思避寵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于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

詩不可無序妙論

辯如懸河眞若超千古而立于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絀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余其有負于孟揚哉余其有負于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楊文川詩集序

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譏人皆知删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必暢其辭辭暢則作者之意顯必婉其辭且協其韻韻協辭婉則作者之意微惜哉詩之序不傳予嘗序范德

機先生詩至清江閣皂山之陽曰屈原先生故里也又歷諭之百文峰其寓舍也問其故老稱先生退然清苦而斬然有不可犯之色辭吐婉暢制行凌厲故其詩類其爲人有下視一世壓古作者之心毎及理道則沖然有窮洙徹泗之懐今觀吾郷先生文川楊公詩則與范氏同一軌轍而尤超然有飄揚道學之心絕去烟火之累求其歸于正者鮮矣聞之父老亦云先生傲睨一世冥搜遠絕不爲世俗流遠之非介如也而其詩則寔從師於德機公又拔文川忠襄公諸孫則其清苦廉厲又非特師於范矣詩非予所能敘故敘其爲人之賢云

原本學校知國初儲才其愼重如此可傳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敘并詩

唐虞之盛八元八愷而周之盛有八士或同出於一家以爲極盛而皆本于學校修明之故也厥後唐虞興學校盛而入于科舉獨貞元中韓愈等諸名士牽連得升以爲極盛至宋科舉益盛而學校與之俱盛若孫陳蘇宋兄弟同出爲宋之極盛元雖崇尚科舉而學校之政不修于是名公卿雖由科第而出于學校者益鮮其人洪惟我　國朝最重學校而考其成于科目于是科第者俱出學校余縣領鄉薦者八人而六人出學校於是魁天下者二人登上第者二人一得歸榮三得教官余

友子舟王君名進得巴陵學官以往是豈徒爲朋德致其朴野之私而已哉固以爲天下賀見盛世將比隆唐虞三代八元八愷八士之盛而視唐宋又將軼而過之也科舉學校已如此而爲教官者又當思所以繼其成也

又有造于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塗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

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校而刻之瀧岡巻草草旬月之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巋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數千里歸塟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忽穎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

沒後發奕辯子孫相繼歸於盧陵然皆始寓于新淦之萬全葢歐公之歸特李太白在臨江公托爲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繼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余猶及見之覽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雲居迹符次曰霖居新淦季曰雱字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雱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士世祖生春之孀婭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婿也莘雲既沒仲

感懐淒愴

訥亦蚤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鞠於予家於其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孝忠來京師將謀刻之梓以遺其後人而予爲之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輯爲尤備也

城西蕭氏譜序

縉少時讀家乘婣盟記見所載自漢唐至元赫赫富貴非一家但里閈可指顧而及者則以先生長者問其門屋所在子孫尚隆替與否或喔然笑曰是其地者昔其崇墉奧室今其荒榛敗甓而子孫莫知其之適者也或

曰是疑卽今某所居而肆而圃蔬而田而地者咸然而悲曰是其子孫固在而窮而愚以不學貧以不立者也或欣然羨而昌言曰是卽某能世其家不墜其先者也丕顯于時不凌益兢者也辭色三變緍固已疑其然其所以然不能細也稍長而備員法從抽石室之秘薦見天下之書交當時之士于是吾鄉姻家比嘗赫赫者始盡窮其細而後之善惡之驗于人子者甚較著彰明不幸而不驗者則甚少也城西蕭氏濟寧將相名家係出鄱陽王後十七世至護軍蕭忠國官廬陵次子文仲來婿吉水張氏遂為吉水人世家城西簪纓蟬聯詩書

浸淑先族祖宋淄州刺史賔王諸孫如山壻雲岫護軍七世孫也先外氏封州高使君若鳳進士公鉞于蕭氏皆重婣疊婭積善流慶日新月盛方殷未艾復始可期縉於婣家之末方與有榮焉者引高持此譜來請序三復歎歆益知護軍而上將相勛業富貴璀璨又大有盛於近者故家世德有如此哉予安得不反復深歎其十餘年少長之間之聞見也歟引高名嵩中護軍之九世孫云

鏡方彭氏族譜辯疑序　辛巳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嘗明於身後非謂其國史

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迹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朋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蓋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爲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於國史之傳訛昔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

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爲撫州玕爲吉州雖由傳所薦實俱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旣背唐以自爲則脅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爲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仇爲剽擊刼州人往臣于楚蓋其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旣去而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于楊氏玕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爲楊氏惡之矣玕之不死宜

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又其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太朴嘗叙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予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 京師名卿鉅公旣皆爲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爲大司空而非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子按宣事孝哀以二千七十四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畧之成帝下距北

齊將四百年未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葢譜之增續傳刻屢矣微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世值唐中宗爲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召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嘉賜束帛號其鄉曰招君有震山釣臺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宜家淮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書考之葢自景直之先隋之季氏而譜失其名

不敢妄加碁護之也又云招君之子茲憲宗時進士爲
進賢令三子伉倜維岳皆進士而倜登第在德宗貞元
七年爲令宜春父茲登第在其後碁茲十七生伉十八
生倜倜登第時纔十九茲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
七年耳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倜生
輔信州長史五子玗其第四子其世德旣如此譜稱其
乾符初投筆起義兵予按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玗世家
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
水旋廢雍熙元年復爲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
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玗以後唐長興四年癸

巳三月薨年八十敕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
年而楊氏因上始歸非折桂鄉之豐口玗之生當在唐
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
有彭玗疑塚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其為吉水人無
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
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
張欽寨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玗以門弟領胥徒為
州從事即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
命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類玗及全諷平之
傳始上其功為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

拔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貢耳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溫太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耳之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制故無城耳始築宋季丞相江公萬里爲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手百戰干戈從容不廢講學眞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以爲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回其故里而訪其

一折有波

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珂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應求賀州刺史居醇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婿也其在鄱陽汝勵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迴寶佑南省第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晉起予皆進士子美叔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士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吉水余氏族譜序

始與余忠襄公十二世孫學夔奉其父之命以家譜求

□處可依
失與十隣
之想

子之序按忠襄公以慶曆五年報使契丹坐習虜語出知吉州侁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大監還鄉里閭門絕人事凡六年吾吉與始興通和近于府南昌陳氏有公儉與公厚善故其子仲荀爲婿陳氏因買腴田數百頃爲子孫計遂有後于吉世業儒索九世而至友梅當宋亡元興深衣大帶不爲夷習爲鄉之宗儒學夔之曾孫也夫以忠襄之仁賢其有後固宜又得友梅諸君爲之繼而皆未食其報也學夔之宗族繼自今其盛豈可涯哉學夔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在二十八人之列學于禁林忠襄公之業其載顯於是歟且曲江數百年來相

望而起有唐相張。公與余公二人而已。皆有後于吉。豈非知吉多君子。而士風之可依故歟。二公之見又何其相似也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若二公者豈不謂之知可乎宜其非他族之可及也余之子孫其善繼之哉與張杭盛爲曲江之光重以爲吉人之勸哉

理路極佳俗文徑削板

記

素位軒記　　　解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游贛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高君汝南爲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横經論難情好漆密若今知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經學貢　京師有名聲于胄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于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不異焉葢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旣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

學官與民牧並譏見當時重教也

有不歎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爲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弟子爲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道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爲之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爲令一縣也安於爲令設心措慮唯在于令之所當爲也其惠澤之施及於

更進一層

物可知也與安當路于交廣湘灕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居民財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爲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趍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自古之循吏往往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爲泰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秪見其益多耳周君毋忘舊學焉

忠孝堂記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垂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然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孩貞未汩人人具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兼具有識忠識孝之眼及其長也妻子溺之利害怵之見善而退見義而靡烏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益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某忠某某孝也者甚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爲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敎廸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爲之丕變嗣居髀鉉爲權臣所扼遂

解組歸而奮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孝之堂非敢孝辭以示獎借也然忠孝之人能具忠孝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眼三者備而後以忠孝顏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堂也於是江公之堂以忠孝名自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乙亥

仲尼稱閔子騫之孝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所以善成人之美光明萬古日月行天照哉不可磨矣孟軻說曾子與之孝曰可也無過分者而分內幾乎盡矣孝子心無自足也軻之言參

之心耳韓愈稱董生之孝被於犬雞人事天理一至於此哉予觀　本朝兩制名卿之稱孫思遠辭榮歸養徵諸京師京師無間言徵諸江鄉而江鄉無間言難矣予於子信彭君爲近戚而思遠又與予信爲厚善也知其構堂以居而曰奉親也有吉哉人惟知奉其身耳膏粱極味之奉其口也黼文極緻之奉其體也雕椽刻桷極奐以奉其居也與凡可以奉其身者無不至也不知身者親之遺體也微吾親身曷從有哉其凡悖逆者雖不知其親無不知奉其身也噫嘻亦愚矣未有以吾說告之者奉其身卽所以奉其親而不知所以奉則未

此段更有
關係敘養
着下一段

有不背施而逆持者矣昔楚人有兄弟二人者其一人者富貴隆赫享獻窮欲奉其親而卒以禍其身其一人貧賤非其力不以食非義不以享養其親數十年卒以無禍此豈極意奉親而反不若率意而奉其親者之無禍哉義不義云爾也奉之云乎捧持之洞洞屬屬然兢兢業業然仁義以奉其身則孝敬以奉其親矣飲食供奉云乎哉予雖不識思遠子信為予言蓋知所以奉其身矣閔子騫曾子與董子者豈皆三釜五鼎供奉者哉若閔曾之奉親可以勉之

萬安賴氏源流記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葢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處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舟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部戸之藍田嘉山水葢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死焉死所氣溫獨無雪馬蹄土掩其半亟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都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馬伏死料院之屍在焉都兵歎曰是吉地天也具衣冠就瘞以是馬狥且營築室聚族而

居。遂以義馬名其坑。至宣義公嘗于所居前淵見夜有火光鑿其處得石如珠爛然宵炳人以爲祥光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宣易家富鉅萬環數十里無外屬旣大而賢禮訓益至紀田祠宇公所創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繞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仕公至迪功郎至統領公隆祐後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讓不受至宣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失萬萬不爲意至金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爲三族居塘畔曰塘畔族居下西者爲下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耀山先生國子學諭孝則皆以文明

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曾隨其父受業教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耀山學諭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澗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舉進士時歸見尊老坐堂上旗鈴適至羣兒聞皷聲爭走前視之丞相戲曰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耀山有集行于世若唫邊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舉進士至東窻舉進士未第即棄志不仕至振宗季章季隆皆有文行祀祠虔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夷

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耆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賊不敢犯藍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間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子彥和率其衆附先

太祖皇帝御奉天殿授世襲百戶吟邀曾孫進德兩擧進士登胄監按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季子九經迎侍彥和東歸善道友祥先生之子子恭以

隱德弗耀有光先生世嘗念祖德之膏流撫宗家之榮盛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忝又將纂其世系建祠立石以遺後世屬求記之予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賴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略爲之記云

徐氏孝友堂記 癸未

吉水徐氏大族也其先金陵人元初有字平遠者揭文安公稱其明達軒偉親賢好士周人之急或防以致迎辨理解大德初活饑民官横浦隆鹽法利害上府議有織金文綺之賜開新場以便民民甚懷之其母年九十俾蘭榮歸養終喪改官富州屢攝州事大治百姓頌淇

美上官薦其能其家世以尚書傳授故達于政事使之
逼顯當不在漢黃丞相下文安公富州人也即今之豐
城公得其實故常自負以爲確論于是郡太守率鄉人
士題其門曰好義之家而表其所居之坊曰普惠時元
仁宗皇慶壬子也平遠諸子皆克肖而孫城書經學有
名又講於雩曜高先生高先生故宋儒有節槩城南學
行益進遇亂與先公鈞澗於文水之西日爲歌詩更唱
迭和傷時撫事自視雖屈平杜子美不甚相遠也城南
子學皐尤爲鄉里所敬服令子叔逼謂其家世好義本
于孝友之緒餘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其弟叔遜叔廸合

曰一辭推原是意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來　京師請予記之予觀世之爲善者其用心誠僞不可知亦觀其所感登何如以知之矣自予耳目之所及鄉之人自大德以來以活饑民得官者亦有矣求如平遠得人稱道至以黃丞相比之則未之有也有爲善之名而富貴一時者又多有之求如平遠數世之後子孫益甚而推廣其志則未之有也蓋其活人之心重以周而得祿之心輕以少而富貴之福其躬者又未極其報宜其有譽于當世而有傳於後世本其好善之誠也不然自皇慶壬子距今九十餘年徐氏之好義如一日而子孫之孝友

此論不可少

彬彬出其門也此豈人力也哉繼自今登斯堂而無媿于門者不可以自負不益當有所勉其有媿於心者即不可以自懈而尤當有所懲葢或有愧於其心者不幸者也豈可以甘于自棄而無悔也哉此叙通名堂之意也或曰言孝必言友何也曰上堂具甘旨而養其親其同胞失所父母食之且不能下咽以即一事而觀之孝者必友不友者必不能孝也又曰言好義而必本于孝友何也曰人有散金帛慷慨赴人之急而與兄弟爭錐刀之末有嘉聲名結賓客而親族流離曾莫之恤甚至其親亦漠然者則其好義皆僞而已予嘗從徐氏父子

兄弟與其賓客故人宴飲於茲堂之上而頫仰無愧者皆非世俗之所能比也

溪山萬狀圖記

似不游人

余有溪山之僻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草木奇秀每乘輿獨往過水光湍瀨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攜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屨不及繫衣帶不及盡理欻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

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閒曠之情不堪于拘束也溪山之遊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于氣質之偏習于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有蔡君學淵爲言吳與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君而命之也

時敏齋記

燭明血勇兼得駭人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車輪輿斲非敏不成攫獮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辯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臯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燭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燄

皺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透若將
吞噬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顧後而奔
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意數昏喝然心力俱困昏然閇
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黃當筵論禮樂
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
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匕
筯而莊蹻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
其為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
無處而不敏斯為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
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

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其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於壁冀如朝夕相講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麁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逮吉之言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得乎古之人者甚多　淑而不貪

私淑齋記

有吉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求余記焉

君顧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無乃戾乎昔者王損學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而下以至于海沿而不止雖有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以求至於顏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廣矣今一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務於從遠而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爲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愛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絃

音聲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萬方致之以爲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爲盜賊皆自以爲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之道在人未遠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而可以足耳目之私非如文繡錦穀而可以華其身也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也有之而終莫之奪也任意所思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深夜求水火而人無不與如穀種之物得而生之在我有餘用之而不窮也近易而且無禍如此人惟不是之私而惟私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惟取其微倖而不

可必得者吁此誠可謂斯民長太息也希顏家田心匡坐一齋二十年餘傷無諠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今之人者甚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性命道德之言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以驗之如今駸駸乎自源祖流未有極也是以飯蔬自飽而不願人之膏粱縕絕自安而不願人之文繡絕意於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幾乎淵之拳拳輒之自反豈不眞知愛其身知所取肆意求而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者與其徼倖而不可必得者豈不賢之遠哉余所以樂爲之記也然孟子幼被三

遷之教長資參伋之徒遊梁適齊轍環千里之間其有得于見聞之頃日進乎聖神之域其必有覺其進如孔子之自名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已得其傳爲幸也於斯時也如庸其作矣然豈有軻書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軻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以茲非幸歟然以孟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多存者而凡載道之器未火于秦也孟子猶以爲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

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邈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苟然而可哉艾之爲治旣有斬絕自新之意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濯澄汰之功江河淮濟耿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塵之可指其湛然澄瀅而若是也而後謂之清淑也潰汙行潦其水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至也曾可謂之淑也哉人爲善何以異此希顏於潰汙行潦也能不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

能不惕然厲乎善其身而於賢聖似易實難也而亦非在于高遠也惜希顏而後可與論此可與爲此記也其日新哉又日新哉又何記哉